



海明威全集

老人与海

〔美〕海明威 著
雪茶 译
俞凌娣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海明威全集

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美〕海明威 著

雪 茶 译 俞凌娣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老人与海 / （美）海明威著；雪茶译. — 北京：
现代出版社，2018.6

（海明威全集 / 俞凌娣主编）

ISBN 978-7-5143-7131-4

I. ①老… II. ①海… ②雪…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9906号

老人与海

著 者 （美）海明威
译 者 雪 茶
主 编 俞凌娣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3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7131-4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众所周知，海明威是一个生活经历异常丰富的知名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在世界上享誉盛名并且写作风格鲜明的文学大师。海明威复杂的生活经历描绘了他所有作品的故事曲线，也构成了他作品中丰富多彩的主题。

首先，就个人浅见，有必要剖析一下海明威的成长经历。海明威出生于美国芝加哥以西的一个郊区城镇，人口并不密集，因此给了海明威一个平静、安逸的童年生活。幼时的海明威喜欢读图画书和动物漫画，听稀奇百怪的故事，也热衷于缝纫等各种家事。少年时期，他更喜欢打猎、钓鱼，内心充满了对大自然的好奇与敬畏，这一点在他多部作品中都有体现。在初中时，海明威为两个文学报社撰写了文章，这为他日后成为美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打下了基础。高中毕业以后，海明威拒绝上大学，他到了在美国媒体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堪城星报》当了一名记者。虽然他只在《堪城星报》工作了6个月，但这6个月的时间，使他正式开始了写作生涯，并且在文学功底上受到了良好的训练。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海明威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辞掉了工作，去战地担任了一名救护车司机。战场上的血流成河，令海明威极为震惊。由于多次目睹了战争的残酷，给海明威的创作生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在他早期的小说《永别了，武器》中，他进行了本色创作，揭示了战争的荒唐和残酷的本质，反映了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以及战争对人的精神

和情感的毁灭。1923年海明威出版了处女作《三个故事和十首诗》，使他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1925年，海明威出版了《在我们的时代里》这一短篇故事系列，显现了他简洁明快的写作风格。继而海明威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短篇小说，令他成为了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老人与海》获得了1953年美国的普利策奖和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海明威推上了世界文坛的至高点，可以说，《老人与海》是他文学道路上的巅峰之作。

其次，海明威的感情生活错综复杂，给海明威的作品增添了大量的情感元素。海明威有过四次婚姻经历，这些经历赋予了海明威不同寻常的爱情观。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曾打趣道：“海明威每写一部小说都要换一位太太。”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竟然一语成谶。世人皆知，海明威有四大巅峰之作，分别是《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和《老人与海》，在时间上，他的确先后娶了四位太太。据考证，1917年海明威和一位护士相爱，但是不久后，这位护士便嫁给了一位富有的公爵后代。海明威对爱情始终抱有完美主义，所以这样的结局令海明威无法接受，甚至愤恨。因此，海明威常常将女人比作妖女，这一点在他的多部作品中有所反映。1921年，海明威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结婚，但是婚姻观的差异最终使两人分道扬镳。不得不说，哈德莉对海明威的文学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她的帮助下，海明威学会了法文并结识了著名女作家斯泰因。这段时期，海明威佳作不断，哈德莉却毫无成长，这促使了两人的婚姻关系更加恶劣。1926年海明威出版了《太阳照常升起》，这部小说使他声名大噪，也间接宣告了海明威与哈德莉婚姻关系的破裂。1927年，海明威与第二任妻子宝琳结婚，两人在佛罗里达州

和古巴过了几年宁静而美满的婚姻生活。海明威在这几年中完成了他的不朽名作《永别了，武器》。然而，没过几年，海明威对宝琳开始厌倦，他遇见了他的第三任妻子——战地女记者玛莎。最开始，海明威以玛莎为荣，并为她创作了《丧钟为谁而鸣》，令人叹息的是，这对最为相配的夫妻也在1948年结束了婚姻关系。海明威的第四任妻子维尔许是一名战时通讯记者，研究分析政治和经济形势，为三大杂志提供背景资料。婚后，维尔许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专心照顾家庭，但这仍未给两人的婚姻关系带来一个美满结局。1961年，海明威在家中饮弹自尽，享年62岁。

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和对生命的敬畏丰富了海明威小说五彩斑斓的主题，纷然杂陈的情感生活和不同寻常的生活环境造就了海明威作品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因此，海明威的每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新闻及书信都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海明威用最简洁明了的词汇，表达着最复杂的内容；用最平实轻松的对话语言，揭示着事物的本来面貌。他的每部小说不冗不赘，造句凝练，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感。即使语言简洁，但是海明威的故事线索依然清晰流畅，人物对话依然意蕴丰富。海明威曾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风格：“冰山在海里移动之所以显得庄严宏伟，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的部分露出水面。”这无疑是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十分形象地概括了海明威对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海明威最开始创作了众多短篇小说，使他在文坛新秀中占有一席之地，后来《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版，奠定了他在“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中的超然地位。“迷惘的一代”是美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涌现的一类作家的总称，他们共同表现出的是对美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失望和不满。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这一代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完全不再适合战后的世界，可是他们又找不到新的生活准则。海

明威将“迷惘”这一形容词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用深刻而典型的对话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年的彷徨与迷惘的心声书写出来。可以说海明威的大量文字都散发着战时与战后美国青年对现实的绝望。海明威不止竭尽所能地发挥着对“迷惘”的认知，同时也表现着海明威内心的“硬汉观”。海明威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他是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代表着美国民族坚强乐观的精神风范。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用风暴、鲨鱼等塑造了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可以被打败”的硬汉形象，同时也反映了海明威英勇、坚定的生活态度。海明威的众多作品中不仅充斥了“迷惘”“硬汉”等思想，不可忽视的还有他对自然与死亡的理解。作为一个对生命有着独特理解的文学大家，海明威形成了对死亡的坦荡、豁达的人生态度。《午后之死》就明确指出：“所有的故事，要深入到一定程度，都以死为结局，要是谁不把这一点向你说明，他便不是一个讲真实故事的人。”海明威想要表达“死亡是人生的终点，任何人不可逃避”这一观点。《老人与海》中也有海明威对自然生态的想法，海明威利用圣地亚哥、环境、鱼类的关系形象地阐述了：人不能过于追求物质享乐，要尊重自然、节省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总之，海明威光彩夺目的主题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探究着人类文明进程中对生命的思考。

海明威的创作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海明威早期的作品中，海明威表达对西方资本主义日趋腐朽的绝望和内心痛恨战争的不满情绪，文字中蕴藏着一种悲观和颓废的色彩。海明威在创作中期才改变了这种思想，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战争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这是海明威心理历程上的一个重大发展。海明威的后期作品依旧延续着早、中期的写作风格和迷惘情绪，

但是却比早、中期的作品反映的情绪更加明显。值得一提的是，海明威的创作中也充斥了大量的意识流和含蓄表达，从而使读者在真假变换中感受到人物或强烈、或浪漫的内心世界。

为了方便海明威文风的欣赏者了解海明威，我们特出版海明威全集系列丛书，内包含海明威的多部小说、书信、新闻稿、诗等作品。读者可从中感受到海明威享受心灵的自由却求索不得的无奈，也可感受到海明威对内心对生命最强烈的回响。海明威的作品无论在中心思想层面，还是语言风格都有其独到之处，因此他的作品读来令人回味无穷。对于欣赏者来说，要具备独特的艺术鉴赏力和审美修养才能发掘海明威“海面下的宏伟冰山”，从而产生更多对生命的思考。

他是个孤独的老人，独自在湾流中的一条小船上捕鱼，此前已经八十三天了，但是一条鱼也没逮住。前四十天里，有个男孩子与他相伴。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没捕到一条鱼，孩子的父母对他说，老人如今准是十足地“倒了血霉”，这就意味着，倒霉到了极点，于是孩子听从了父母的吩咐，上了另外一条船，那船第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好鱼。孩子看见老人每天回来时船依旧是空荡荡的，暗自感到悲伤，他总是走下岸去，主动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或者鱼钩和鱼叉，还有绕在桅杆上的帆。船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些补丁，收拢后看起来像是一面旗子——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

老人身体消瘦面容憔悴，脖子上有些很深的皱纹。他的脸上半部有些褐斑，那是由于太阳在热带海面上反射的光线照射所引起的良性皮肤病。褐斑从他面颊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他的双手由于常用绳索拉大鱼，留下了刻得很深的伤疤。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那么古老。

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像海水一般蓝的眼睛。

那双眼睛是愉悦而坚毅的。

“圣地亚哥，”他们俩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时，孩子对他说，“我又能陪你出海了。我家挣到了一点儿钱。”

是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的本领，孩子爱他。

“不，”老人说，“你遇上了一条交好运的船。跟他们待下去吧。”

“不过你该记得，你有一回八十七天一条鱼都钓不到，接着有三个星期，我们每天都逮住了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没把握才离开我的。”

“是爸爸叫我走的。我是孩子，不能不听从他。”

“我明白，”老人说，“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没多大的信心。”

“是啊，”老人说，“可是我们有。不是吗？”

“对，”孩子说，“我请你到露台饭店去喝杯啤酒，然后一起把打鱼的工具带回去，怎么样？”

“那敢情好，”老人说，“都是打鱼人嘛。”

他们在饭店的露台上坐着，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人并不介意。另外一些上了年纪的渔夫望着他，感到难受。不过他们并没有流露出来，只是斯文地谈起海流，谈起把钓索送到海面下有多深，天气有多么好，谈起他们的所见所闻。当天打鱼得手的渔夫都已回来，把打到的大马林鱼剖开，整片儿排在两块木板

上；每块木板的一端由两个人抬着，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在那里等冷藏车来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逮到鲨鱼的人们已把它们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去了，吊在复合滑车上，除去肝脏，割掉鱼鳍，剥去外皮，把鱼肉切成一条条，以备腌制。

每当东风刮起的时候，鲨鱼加工厂隔着海湾会送来一股气味；但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因为风转向了朝北，后来逐渐平息了。

饭店露台上投射着明媚的令人陶醉的阳光。

“圣地亚哥。”孩子说。

“哦。”老人说。他手里正握着酒杯，回想着陈年往事。

“要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吗？”

“不用了。打棒球去吧。我划船还可以，罗赫略会给我撒网的。”

“我很想去。即便不能陪你钓鱼，我也很想帮你做点事。”

“你已经请我喝了杯啤酒，”老人说，“你是个大人啦。”

“还记得你头一次带我上船，我有多大吗？”

“五岁，那天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上船去，它差一点把船撞得粉碎，你也差一点送了命。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左右摇摆砰砰的拍打声，船上的座板的折裂声，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猛地推向船头，那儿搁着湿漉漉的钓索卷儿，我感到船在不停地颤抖，听到你啪啪地用

棍子打鱼的声音，有如砍一棵树一般，还记得我浑身上下沾满了血腥味儿。”

“你是当真记得那回事儿，还是我不久前刚跟你提起过？”

“从我们头一回一起出海时起，一切事儿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

老人用他那双常遭日晒但目光坚定的眼睛看着他，眼中充满了爱怜。

“如果你是我自己的小子，我一定会带你出去闯一下，”他说，“可你是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小子，你搭的又是一条交上了好运的船。”

“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我还知道上哪儿去弄到四条鱼饵来。”

“我今天还有自个儿剩下的。我把它们放在匣子里腌了。”

“让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没消失过。现在可又像微风初起时那么清新了。

“两条！”孩子说。

“就两条吧，”老人同意了，“你不是去偷的吧？”

“我愿意去偷，”孩子说，“不过这些是买来的。”

“谢谢你了。”老人说。他心地单纯，不去思索自己什么时候达到这样谦卑的地步。可是他知道这时正达到了这地步，知道这

并不丢脸，所以也无损于真正的自尊心。

“看这海流，明儿会是个好日子。”他说。

“你打算上哪儿？”孩子问。

“驶向远方，待转了风向才回来。我想赶在天亮前出发。”

“我要想法叫船主人也驶到远方去打鱼，”孩子说，“这样，如果你确实钓到了大鱼，我们可以赶去帮你的忙。”

“他可不会愿意驶到很远的地方。”

“是啊，”孩子说，“不过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有只鸟儿在空中盘旋，我就会叫他赶去追鲱鳅的。”

“他眼睛这么不行吗？”

“简直是个瞎子。”

“这可怪了，”老人说，“他从没捕过海龟。这玩意儿才伤眼睛哪。”

“你的眼力还是挺好的嘛，尽管你在莫斯基托海岸外捕了好多年海龟。”

“我是个不一般的老头儿。”

“不过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大的鱼吗？”

“我想还可以。再说有不少窍门可用呢。”

“我们把家什拿回家去吧，”孩子说，“这样我可以拿了渔网去逮沙丁鱼。”

他们把打鱼的家什从船上拿走。老人肩头扛着桅杆，孩子拿

着鱼钩、鱼叉和木箱，箱子里放着编得很紧密的褐色钓索卷儿。盛鱼饵的匣子藏在小船的船艄下面，那儿还有那根棍子，是在大鱼被拖到船边时用来收服它们的。谁也不会来偷老人的东西，不过还是把桅杆和那些粗钓索带回家去的好，因为半夜下露水对这些东西不利。再说，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不会有人来偷他的东西，但他认为，把一把鱼钩和一支鱼叉留在船上实在是不必要的引诱。

他们沿着大路一同走到老人的窝棚前，从敞开的门走进去。老人把缠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孩子把木箱和其他家什放在它的旁边。桅杆的长度跟这窝棚内的单间屋子差不多。窝棚是用大椰子树上人们称作“海鸟粪”的坚韧的苞壳做成的，内设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泥地上有一处用木炭烧饭的地方。

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另一幅科布莱圣母图。挂在用纤维结实的“海鸟粪”展平了叠盖而成的褐色墙壁上，那是他妻子的遗物。墙上一度挂着一幅他妻子的着色照，但他把它取下了，因为看了越发觉得自己太孤单了，它如今在屋角搁板上，在他的一件干净衬衫下面。

“有什么吃的吗？”

“有锅鱼煮黄米饭。想吃点吗？”

“不，我回家去吃。需要我给你生火吗？”

“不用。过一会儿我自己来生，也许就吃冷饭算了。”

“我把渔网拿去好吗？”

“当然好。”

其实并没有渔网，孩子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它卖掉的。然而他们每天要扯一套这种谎话。也没有什么鱼煮黄米饭，这一点孩子也知道。

“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目，”老人说，“你想不想看到我逮住一条去掉了下脚还有一千多磅重的鱼？”

“我拿渔网捞沙丁鱼去。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好不好？”

“好吧。我有张昨天的报纸，我来看看棒球消息。”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子虚乌有的。但是老人把它从床下取出来了。

“在杂货铺里，佩里科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我要把你的鱼跟我的一起用冰镇着，明儿早上就可以分着用了。等我回来了，你告诉我棒球消息。”

“扬基队不会输。”

“可是我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

“相信扬基队吧，好孩子。别忘了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

“我担心底特律老虎队，也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当心点，要不然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你都要担心啦。”

“你好好儿看报，等我回来了给我讲讲。”

“你看我们该去买张末尾是八十五的彩票吗？明儿是第八十五天。”

“这样做行啊，”孩子说，“不过你上次创纪录的是八十七天，这怎么说？”

“这种事儿不会再发生了。你看能弄到一张末尾是八十五的吗？”

“我可以去订一张。”

“订一张。这样会需要两块半。我们向谁去借这笔钱呢？”

“这个容易。我总能借到两块半的。”

“我看没准儿我也借得到。不过我不想借钱。第一步是借钱，下一步就要讨饭吃。”

“穿得暖和点，老大爷，”孩子说，“别忘了，我们这是在九月里。”

“正是大鱼露面的月份，”老人说，“在九月里，人人都能当个好渔夫的。”

“我现在去捞沙丁鱼。”孩子说。

等孩子回来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去了，老人坐在椅子上睡熟了。孩子从床上拿起一条旧军毯，铺在椅背上，盖住了老人的双肩。这两个肩膀挺怪，人非常老了，肩膀却依然很强健，脖子也依然很壮实，而且当老人睡着了，脑袋向前耷拉着的时候，皱纹

也不大明显了。他的衬衫上不知打了多少次补丁，弄得像他那张帆一样，这些补丁被阳光晒得褪成了许多深浅不同的颜色。老人的头非常苍老，眼睛闭上了，脸上就没有一点生气。报纸摊在他膝盖上，靠他一条胳膊压着才没被晚风吹走。他赤着脚。

孩子撇下老人走了，等他回来时，老人还是熟睡着。

“醒来吧，老大爷。”孩子说，一手搭在老人的膝盖上。

老人缓缓睁开眼睛，他的神志一时仿佛正从遥远的地方赶回来。随后他微笑了。

“你拿来了什么？”他问。

“晚饭，”孩子说，“我们就来吃吧。”

“我肚子不大饿。”

“好了，吃吧。你不能只打鱼，不吃饭。”

“我这样干过。”老人说着，站起身来，拿起报纸，把它折好。接着他动手折叠毯子。

“把毯子披在身上吧，”孩子说，“只要我活着，你就决不会不吃饭就去打鱼。”

“这么说，祝你长寿，多保重自己吧，”老人说，“我们吃什么？”

“黑豆饭、油炸香蕉，还有些炖菜。”

孩子是把些饭菜放在双层饭盒里从露台饭店拿来的。他口袋里有两副刀叉和汤匙，每副都用纸餐巾包着。